昆明学院学报　2017, 39(1):117~121,126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语言·文字】

问题、视角与方法:二语搭配研究之演进

梁桃英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从搭配的界定和对搭配特征的理论探讨,到运用各种实证研究手段考察学习者搭配产出的能力及特点,再到现今对搭配习得过程的探究,二语搭配研究在问题、视角、方法诸方面皆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今后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一是综合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对搭配习得过程进行多角度研究;二是扩充考察对象、内容及语料类别,对学习者搭配产出进行系统化研究;三是从语义、句法、语用、语域等层面对搭配的界定及特征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关键词:二语搭配;习得过程;搭配界定;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动态发展
中图分类号:H3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1-0117-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18

Issue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The Development of L2 Collocation Research

LIANG Tao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China　365004)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L2 collocation has experienced a dynamic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 issues, the perspectives and the methods, namely, from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its definition and features, to 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its production by L2 learners with methods like the learner corpus, and to the current explorations of its acquisition process. Further research requires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First,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need to be adopted to study collocation acquisition process from multi-perspectives. Second, systematical studies on L2 learners' production of colloc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involving more subjects and corpora. Thir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should be explored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llocation in the ways of semantics, syntax, pragmatics, and register.

Key words: L2 collocation; acquisition process; definition of collocation;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 of research; dynamic development

自英国语言学家 Firth 于 20 世纪 50 年代正式提出“搭配”这一术语以来,搭配研究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二语习得领域的搭配研究也不断深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从研究史层面来看,学界在二语搭配领域主要关注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搭配的界定和特征;其二,学习者的搭配知识及使用情况;其三,搭配的习得过程。本文拟对此逐一进行梳理,辨明其间的历史演进脉络,探寻其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一、搭配的界定和特征

在二语搭配研究领域,研究者首先要涉及的是搭配的界定问题。由于研究目的及理论倾向的不同,搭配的界定常有异议,尽管如此,仍可将其归纳为两大倾向,即基于频率方法的界定和短语学方法的界定。(Nesselhauf,2005 年)[1]

(一)基于频率方法的界定

这种界定方法可以追溯到 Firth[2]。之后,Halli-

收稿日期:2016-10-18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中国英语学习者虚化动词发展研究”(FJ2016C158)。
作者简介:梁桃英(1982—),女,福建长汀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二语习得、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day[3] and Sinclair[4] 对此加以发展、深化。

在 Firth 看来,搭配是词与词的结伴使用,词的意义可以通过搭配来表现,这从他的著名论断“由词的结伴可知其词”中即可获知。Firth 将搭配看成是共现的词的序列,序列的长度范围从 2 个词到 15 个词之间。他还试图将搭配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习惯性搭配、更为有限的专业搭配、独特的搭配及非常规搭配,不过他并未对此做更明确的界定和区分。

Halliday 将搭配看成是“在某个特定距离内,通过可共现概率来计算的词项间的组合关系”。这就明确地将搭配界定为组合关系,此乃对 Firth“结伴”说的进一步阐释,而其所提出的概率计算方法则是对 Firth 理念的具体化。他还以词项指代具有所有派生形式的词素,并引进了“节点词”“搭配词”及“跨距”这三个术语,且主张从语料库提取搭配例证。事实证明,这些术语是搭配操作的基础,也是后继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

Sinclair 将 Firth 对搭配的创见应用于其领导的 OSTI 工程及 COBUILD 工程之中。他将跨距确定为 +/-4——即节点词左右两边的四个词之间的距离,这进一步扩展了 Halliday 的理念。在 Sinclair 的观念里,搭配是文本中的两个词在跨距内的共现。他还具体区分了两类搭配,即“显著搭配”和“随意搭配”。Sinclair 和其他研究者还就计算共现词为显著搭配的具体规则做了进一步研究。

(二)基于短语学方法的界定

Cowie 曾就此议题展开过梳理和辨析。[5] 这一观念下的搭配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早期 Palmer 所做的工作。Palmer 对外语学习中他所认为的搭配进行了分类罗列,指出搭配学习的重要性及方法,但并未给搭配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之后,更多关于词的组合之多样性的理论,来自于前苏联 Vinogradov 和 Amosova 所做的工作。Vinogradov 将词的组合分为习语(phraseological fusions)、不可分词组(phraseological unities)和搭配(phraseological combinations)。Amosova 进一步将搭配分成两个子类:一是 phrasemes,粘着词的比喻义项只存在于与单个搭配词的连用中;二是 phraseloids,粘着词的比喻义项存在于与几个其他词项的连用中。要之,以上这些研究者将搭配视为多词组合中的一种,认为其前提之一是符合句法,与其他词的组合区分开来的唯一标准是搭配的意义。

这一理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传入西方,并在 80、90 年代兴盛起来。在这期间,西方的研究者继承了前苏联研究者对搭配的界定;而更将意义标准明确化,并增加了另一标准,即搭配词的可替代性。如 Cowie 将多词组合分为复合词和程式语,并把搭配视为复合词的一种。他对复合词的分类主要基于两个相互作用的标准,即语义透明性的标准和可替代性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他对自由组合、限制性搭配、比喻性习语、纯习语这四种类型的组合进行了区分。

Benson 从另一个角度对搭配进行了界定和分类。他将搭配定义为“固定、可辨认、非成语的反复共现的短语或框架”。并根据搭配组合词的词类将搭配分为语法搭配和词汇搭配,前者指包含一个主导词(名词、形容词、动词)和一个介词或语法结构(如不定式或从句);后者一般不包括介词,主要由名词、形容词、动词和副词构成。[6]

(三)搭配的特征

不同的界定标准必然会带来对特征的不同体认,如:在基于频率方法的界定中,共现的概率性是搭配的一个特征,而在基于短语学的界定中,句法性成为搭配的特征之一。但在这当中,搭配的任意性始终受到较多的关注。

在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看来,搭配具有任意性。例如,Benson (1989 年)认为:“搭配不仅应被定义为反复共现的词的组合,而应将其定义为任意的反复共现的词的组合。”[7] 卫乃兴(2002 年)也持相似的观点,“词语搭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性或常规性的词语行为方式,……毋庸置疑,因循性是词语搭配的最重要属性之一。正是这种因循性,使得搭配显得有点无规律可言,试图以各种途径界定和探讨词语搭配的语言学家感到头痛。”[8] 此外,还有前文提及的 Cowie 也用替代的任意限制作为搭配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相关讨论和解释,“任意性”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从跨语言的视角出发,它指在表达同一概念或言语行为之时,不同语言间所使用的搭配是有差异的,且这种

差异是无法预测或者说是任意的;其二,就语言内部层面而言,指搭配不遵循句法和语义规则;其三,从语言加工、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指学习者对搭配的接触和储存是以预制件语块的方式进行的。

搭配具有任意性这一观点,相当一段时期被广泛认可,一些学者曾据此提出应把搭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教授。但随着认知语言学及语料库分析方法的兴起,它逐渐受到质疑。一些研究者认为很多搭配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可以通过词的具体的语义、语义韵、隐喻特征等来进行分析。Liu(2010 年)以认知分析的方法,通过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CA)和搭配词典,考察了与 ability,work,trip 等名词搭配的动词,并循此指出"参考资料和教学资料里的大部分搭配,甚至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任意性的搭配,实际上都是受语义激发的"[9]。Walker(2011 年)通过语料库研究手段,考察了商务英语语域内动词和名词的搭配行为。[10]该研究结果显示,搭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意现象,这些词项的搭配行为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考察影响这些搭配方式的语言特征和过程来加以解释。

二、以搭配习得结果为中心的研究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二语学习者的搭配知识及其使用情况,尤其着意于对其间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原因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不仅研究视域得以拓展,研究方法也多有更新。

(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描述

1. 基于经典错误分析方法的研究

最早用于调查二语学习者搭配知识及其运用情况的手段,是传统的语言样本错误分析方法。其具体的操作程序是仔细查看学习者的作文并收集搭配方面的所有错误,对之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经典的错误分析范例,如 Balhouq (1976 年)观察了阿拉伯英语学习者的词语使用错误[11],又如 Laforest (1980 年)调查了意大利英语学习者的词语错误[12],再如 Liu (1999 年)分析了中国大学生的写作范例[13]。

搭配错误是教学中的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对此加以分析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教师可借此了解学习者在搭配学习中的难点,寻找解决的方法。但错误分析有其自身的局限(如片面性和主观性),于是一些研究者转为采用各种搭配诱导策略。

2. 基于诱导策略的研究

这一研究是通过各种诱导策略——翻译、完形填空、选择判断等——让学习者产出或识别经由研究者选出的特定搭配,从而探究其搭配知识、搭配产出的能力及搭配的发展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这方面的研究案例,如:Biskup (1992 年) 采用翻译的形式,研究荷兰和德国英语学习者的搭配产出能力。[14] Bahns, J. 和 Eldaw, M. (1993 年)设计翻译、完形填空任务,考察以德语为母语的高级英语学习者的动名搭配的产出性知识。[15] Hasselgren (1994 年)运用较长的翻译样例考察挪威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搭配产出情况。[16]黄强(2002 年)采用搭配能力测试和识别测试研究学习者的搭配能力与其语言综合能力、搭配黏合力之间的关系。[17]

研究中各种诱导策略的使用,能更为有效地了解学习者的搭配知识、产出能力、使用的策略以及搭配发展的特征,这弥补了错误分析方法的不足。然而,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如,测试样本小,诱导策略设计的信度、效度难以保证,分析带有主观性,等等。

3. 基于语料库分析手段的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及语料分析手段的引进推动了这一议题的研究。研究者能够运用任意产出的语言、大量语言样本以及语料的对比分析来考察学习者正确搭配和错误搭配的特点,并利用本族语者语料库进行对比,找出学习者中介语与本族语在搭配词、搭配结构的选择以及典型程度、搭配的语义特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探讨差异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Chi Man - lai et al. 's (1994 年)较早采用这一方法对学习者的搭配知识及使用情况进行研究,考察了 have,make,take,do,get 等动词在以汉语为一语的中高级学习者作文语料库中的搭配,重点分析了这些动词的偏离搭配。[18]其后,Granger(1998 年)分析了法国高级英语学习者语料库及英语本族语语料库中以 - ly 结尾的副词的搭配用法。[19]濮建忠

(2000 年)也采用相似的对比手段,从中国学习者语料库(CLEC)与英语语料库(Brown & LOB)中抽取 listen,adapt,serve 这三个动词的语法形式和搭配型式,比较其相似点和不同点。[20] 前文提及的 Nesselhauf(2005 年)用以德语为母语的高级英语学习者的自由作文作为语料,从中抽取了 2 000 多个动名搭配,不仅描述了学习者的总体使用情况,还分类分析了各种动名搭配的偏离使用情况,深入探讨了各种偏离搭配产生的原因,并考察了搭配产出与产出环境、学习者接触英语的课堂时长及其在本族语国家所待时间长短这三个因素的关系。

(二)研究结果的归纳与分疏

上述三种基于不同方法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二语学习者在搭配的产出及使用上皆存在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搭配的产出知识落后于单个词的知识。Bahns, J. 和 Eldaw, M. (1993 年) 发现,虽然搭配只占实词的 23.1%,但却占所有错误的 48.2%.

二是搭配使用不均衡。某些搭配,如一些核心动词或一些增强词被过度使用,而本族语者常用的搭配则很少使用甚至基本不用。[21]

三是搭配错误率高。诱导研究已经表明学习者总是无法写出所要求的搭配,而常会使用近义词项或给出不合适的一语对等翻译及空白的搭配(Biskup,1992 年)。

现有研究表明,学习者在搭配产出及使用上出现的问题与若干因素相关:其一,学习者一语的影响;其二,语内因素的影响;其三,学习者搭配意识的影响。

三、搭配习得过程的动态研究

目前二语搭配研究大多关注习得的结果,对搭配习得的动态过程却颇为忽略,至于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搭配的习得则更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探究的问题。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议题,主要通过实验定量研究来考察影响搭配习得过程的因素,以及运用历时的定性研究验证某种教学方法是否能促进搭配的习得或探寻学习者搭配习得的历时发展特征。

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探究搭配本身的特点对搭配习得效果的影响,这包括:搭配中节点词的位置;[22] 二语搭配与母语搭配融合的程度;搭配的难易程度。[23]

二是关注搭配的呈现方式对搭配习得效果的影响,它包括:对以例句呈现多个节点词的单个搭配的习得效果和以例句呈现一个节点词的多个搭配的习得效果进行比较;对以例句呈现非近义词搭配的习得效果和以例句呈现近义词搭配的习得效果进行比较。[22]

三是对比搭配的教学方式对搭配习得效果的影响,这包括:对比计算机辅助教学中以归纳方式教学和以演绎方式教学对搭配习得效果的不同作用;[24] 对比利用语料库教学和传统教学教授方式对搭配习得的不同作用。[23]

四是考察注意的模式对搭配的习得效果的影响,这包括:考察学习者在隐性注意模式下是否能识记搭配;[25] 对比阅读目标词、背诵目标词、学习搭配规律以及学习搭配规律并提供反例这四种模式对搭配习得效果的影响。[26]

此外,有研究者对输入增显之于搭配习得的影响进行了探究。[27] 一些研究还考察了不同任务对搭配习得效果的影响。[28]

定量研究之外,目前还有三个历时的定性研究对搭配的动态习得过程进行了考察。

Ying and Hendricks(2004 年)将搭配的学习融入到英语学习者的写作过程中,经过一个月的实验之后发现,在写作过程及之后,学习者的搭配意识确实有了增强,且学习者的写作质量也随着搭配形符的使用而提高。[29] Li 和 Schmitt(2009 年)采取个案历时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一名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一年学习之后的搭配习得情况。[30] Ying 和 Neill(2009 年)以 20 名在新加坡学习英语的中国成年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考察 AWARE 搭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他们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试图了解学习者对搭配学习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具体实践。[31]

四、结语

现有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二语搭配的理解,还让我们对二语搭配习得的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也不可否认,这一

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一)放宽视野,应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加强对搭配习得动态过程的研究。现有对重形式教学下的搭配学习方式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关于不同注意模式对搭配习得效果的研究也非常有限。另外,大部分的研究采用定量横断的实验方法,缺乏历时的动态考察。

(二)对学习者搭配产出进行深入研究,并扩大考察的对象、内容及语料类别,使研究更为系统化。当前对二语搭配产出的研究数量颇多,其方法也日益完善,但未将初级学习者纳入研究视野;在内容方面,对形名搭配鲜有关注;研究者所运用的语料多为学习者的书面语料,极少采用口语语料。

(三)综合运用多种不同的理论,从语义、句法、语用、语域诸层面对搭配的界定及特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除此之外,还应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搭配与其他多词组合在应用、习得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1]NESSELHAUF N. Collocations in a Learner Corpus [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5:12.

[2]FIRTH,JOHN R. Modes of meaning[J]. Essays and Studies,1951(4):118 - 149.

[3] HALLIDAY, MICHAEL A K. Lexis as a linguistic level [A]. London:Longmans,1966:148 - 162.

[4]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5]COWIE A P. Phraseology: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4 - 8.

[6]BENSON M, BENSON E, ILSON R. The BBI Dictionary of English Word Combinations[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9.

[7]BENSON M.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locational dictiona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989 (2): 1 - 14.

[8]卫乃兴. 词语搭配的界定与研究体系[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94.

[9]LIU D. Going beyond patterns:Involving cognitive analysis in the learning of collocations [J]. Tesol Quarterly,2010(1): 4 - 30.

[10]WALKER C. A Corpus - based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processes which influence the way collocations are formed: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learning of collocations [J]. Tesol Quarterly,2011(2) :291 - 321.

[11]BALHOUQ S A. The Pace of Lexis in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D]Sheffield:University of Sheffield, 1976.

[12]LAFOREST M H. Towards a typology of lexical errors [J]. Anglistica,1980(1):1 - 30.

[13]LIU C P. An analysis of collocational errors in EFL writings[Z]//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Taipei:Crane,1999:483 - 494.

[14]BISKUP D. L1 influence on learners' rendering of English collocations:A Polish/German empirical study[C]// Vocabular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2:85 - 93.

[15]BAHNS J,ELDAW M. Should we teach EFL students collocations? [J]. System,1993(21):101 - 114.

[16]HASSELGREN A. Lexical teddy bears and advanced learners:A study into the ways Norwegian students cope with English vocabula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94(4):237 - 258.

[17]黄强. 高年级英语学生词汇搭配习得的实证性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73 - 76.

[18]CHI M L, AMY, WONG P Y, KITTY, WONG C P, MABEL. Collocational problems amongst ESL learners: A corpus - based study[C]//Entering Tex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4:157 - 165.

[19]GRANGER S. Prefabricated patterns in advanced EFL writing:Collocations and formulae [C]//Phraseology: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145 - 160.

[20]濮建忠. 中国学生英语动词语法和词汇型式使用特点初探[J]. 现代外语,2000(1):26 - 44.

[21]丁容容,何福胜. 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中强势语的用法研究[J]. 外语教学,2006(5):32 - 35.

[22] WEBB S, KAGIMOTO E. Learning collocations: Do the number of collocations,osition of the node word,and synonymy affect learn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2011(3): 259 - 276.

[23]CHAN T, LIOU H. Effects of web - based concordancing instruction on EFL students,learning of verb - noun collocations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2005 (3):231 - 250.

(下转第 126 页)

字为编码方式的语言,在借用与改造时则可以选用其最具代表性的、重音所在的“Mag”这一音节,以汉字“美”作为声符,以“金”作为义符表示一种金属类元素,由此构建出了“镁”这个形声字(亦可能将已有的“镁”字赋予新的意义),使得音法层与文字层得到了结合,转换成了适合汉语社团使用的记录方式,从而扩展了借词手段,而且为类似的借词提供了改造的思路,这是形声字对借词改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即便是纯粹的音译词“沙发”“咖啡”等,也会像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那样,产生“‘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那样的听觉与视觉、书写与语音、字形与意义相结合的浑然感,并最终成为汉语编码方式的一部分,以此进行更广泛的语言扩充。

[参考文献]

[1]DIXON R M W. 语言兴衰论[M]. 朱晓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增订 5 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苏柳. 浅析泰语中的英语借词现象[J]. 青年与社会,2013(11):170.

[4]徐通锵.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5]徐通锵.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6]徐通锵.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高本汉.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M]. 聂鸿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上接第 121 页)

[24]SUN Y, WANG L. Concordancers in the EFL classroom: cognitive approaches and collocation difficulty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03(1):83 - 94.

[25]史正永. 隐性注意下英语搭配短时记忆效果研究——实验一:句中隐含搭配的短时记忆研究[J]. 外语研究,2008(4):46 - 51.

[26]范烨. 注意在二语动名词搭配习得中的作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3):170 - 177.

[27]周榕,吕丽珊. 输入增显与任务投入量对英语词汇搭配习得影响的实证研究[J]. 现代外语,2010(2):81 - 88.

[28]WEBB S, KAGIMOTO E. The effects of vocabulary learning on collocation and meaning [J]. Tesol Quarterly, 2009(1):55 - 77.

[29]YANG Y, HENDRICKS A. Collocation awareness in the writing process [J]. Journal of Reflections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04(3):51 - 78.

[30]LI J, SCHMITT N. The acquisition of lexical phrases in academic writing: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09(18):85 - 102.

[31]YANG Y, NEILL M. Collocation learning through an ‘AWARE’ approach: Learner perspectives and learning process[C]// Researching Collocations in Another Languag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9:181 - 193.